



春意(国画) 王玉池

文化杂谈

看日月影 得天地心

何向阳

何尊铭文中的一句或可也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中国”之“中”，在我以为，更多地来源于地理概念。

或者干脆来源于天文。

登封观星台是一有力的见证。

因在河南郑州居住四十年，登临

不计其数。现存登封观星台，位于

郑州西南81公里处的登封市(属郑州市)

市)告成镇。登封，告成，一看地名就有

来由。登封观星台，其实包含周公

测星、观星台、周公庙三部分。其中

周公测星台建于唐开元年间的723年，

观星台则建于1276年，周公庙为后人

念台而建。五百多年的日月相隔，郭守

敬仍然选址登封，而且建立了一个13

世纪中国颇具规模的天文台，当然正

如英国李约瑟所言，或受了当时阿拉

伯天文巨型化潮流的影响——11世

纪至15世纪，天文学家伊本·奎拉加，

以及撒马尔罕各建有彪炳史册的天

文台，但其根本还是应从本源去找，比

周公测星台建筑更早的是《周礼·地官·

大司徒》的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

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

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

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成书于

战国，大约公元前476年至265年间，较

之“何尊”之“中国”之文，《周礼》中的“地

中”是一地理的释义。当然今天我们与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的年代已

相距遥远，但无数次站在周公测星台前，

感念于心的仍是《隋书·天文志》跃动

的一句话“昔者周公测影于阳城……”，

站在登封告成这一古阳城遗址之上，回

味这句自历史深处进出的话，有壮怀在胸，

可与天宇共鸣。

所以理解解人范仲淹《和人游嵩山十二

题》之《中峰》的感慨：“嵩最高处，

逸客偶登临，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

心。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襟。”千

载披襟，何其壮烈！这还是一个逸客

旅人的匆促感受，而我，一个在黄河

南岸居住三分之一多世纪的人，对它

万物中蕴藏的文化之深，可知而知，

观星台之天文地理观固然已随着科

学的发达予以更新，“地中”说，在

14世纪之后由于所依据的“地平”观

念的解体而不再提，但“地中”说留

下来的均衡、规则、有序的美学观念，“

中国”之“中”延伸而来的天人合一、

中正仁和的道德法则留传下来，经久

不衰，直至长成我们文化的血脉，在

每一个个体身上得到体现与传承。这

可能就是周公测星台大门影壁上的四

个大字的意义，——“千古中传”。17

48年清乾隆十三年建立的照壁上的这

四个字，有大义存焉。“千古中传”，

一句话，真的是文接千载，千古为旧，

传而为新，中间的“中”字，承前启后，

续旧拓新，这个“中”，是空间地理

概念同时，又接续了一个大时间的概

念。

大时间所接生的。观星台只是其中

的一个。仅登封一地，仅建筑一项，

还有初祖庵、少林寺常住院、少林寺

塔林、少室庵、会善寺、嵩岳寺塔、

嵩阳书院、启母阙、中岳庙、太室阙

等，它们分布于嵩山脚下近50平方公

里内，准确地说，在太室与少室两山

之间，同属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保护范

围。上述所列“8处11项”虽散落于

历史的不同时段，

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

年间，已无从查考何人铸了一尊青

铜器，只知这尊青铜器刻有“何”姓，

称为“何尊”。何尊高38.8厘米，口

径28.8厘米，重14.6公斤。考证是

西周初年的器物。它的价值还不只

在于纪念。但我关注到它的价值不

在于纪念，而在于其内底刻有铭文，

铭文12行，122字。大意书写了

铸尊何由——前1038年，周成王对

武王进行祭祀，并于宗室训诰中讲

到何的先父追随周文王，文王受天

之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告祭

于天。并重赏何氏。可见何尊之铸

在于纪念。但我关注到它的价值不

在于纪念，而在于其内底刻有铭文，

神?由此辐射扩展，这种精神，不止中

原，整个中国的文化留存都能找得到

它的影响，只不过，在这里，中原，是

中国的腹地，是重瓣的花蕊，是深潜的

本源。

拿在手中的这份书稿，正是力图

揭开中国之“中”的历史内涵与精神

本源的文化追踪之作。这一部书，因

其内容的丰富与体量的强，使我无法

将其视作是一部单纯申遗的实录报

告。之于诚挚地面对现实记录生活

的报告文学而言，它的文化含量与历

史分量也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必须

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显出文化书

写的深层价值。作者赵富海先生生

活于郑州，他近年的“老郑州”系

列已是一部近七十岁的老人，在古

稀之年，他以一系列探讨与记录文

化的作品，完成了一个上世纪80年

代的小说作家向文化学者的华丽转

身。当然，据我所知，这部书稿他

易稿五次，不肯轻易，其间，学

者同仁与出版方面多次催促，想

趁申遗成功后重磅推出，但都被赵

富海先生婉拒，他追踪事件，采访

大家，研究历史，实地勘探，并将

个人的文化情怀倾注于文，单是

他参阅的文化学建筑学以及历史

学考古学的著作，其厚度便可以

以尺丈量。数次我们一起探讨中

原中国，他热烈而真诚的样子令我

感动，他说：“你知道你曾有什么

打动过我吗？”面对我的茫然，他

认真地重复着这句话——是：“历

史的耐心！”

诚然，历史是有耐心的。一千年

两千年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哪个人

、哪一个朝代所能完成的。但是

历史完成了。历史是有耐心的，事

关一千年两千年乃至三千年的文

化论证，也并不是哪一个人、哪

一团队能够完成的，然而历史将它

完成了。完成它的天时地利像是

天地已安排好的，当然最重要的还

是得益于中原文化中的“中正仁和

”，得益于这样文化中长起来的

人。历史耐心地等待着山川水土，

等待着人文风物，等待着前来探

索求证它的核心的那些人，那些

将文化注入血脉而又将血脉回注

文化的一代代的人。他们披星戴

月，他们皓首穷经，他们不计得

失，他们身体力行，这些历史中

人，在历史的追述中，创造着更

大的历史。历史，有谁说，只是

固化、外化于我们的物，只是

一个个建筑，一个个事件，一个

个人物，当你以“生命”的眼光

看待历史时，历史就不是一个个

散在的存在，而就是我们生命一

部分；当这样心情去对待历史时，

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这也

是一个“天地之中”的群落，这

个群落，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人

的灵魂，一个个人组成的民族文

化精神，这个群落，一直在文化

中坚韧地存在，并推动着历史的

前行。

是啊。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回

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的，何止

一周公，何止一个范仲淹！

中华文化之所以至今生生不息，

正因有历代生生不息的薪火相

传者，赵富海先生，无疑是他们中

的一位。

襄垣短章

高兴

老树

其实，村头那棵老树

知晓一切。

可它却坚持着